

頤志齋文鈔

頤志齋文鈔目錄

關忠節公傳

孫君傳

朱琦陳慶鏞合傳

吳匪木傳

蘇徵君傳

清河汪先生傳

明經胡君傳

薛子韻傳

周先生傳

潘君傳

汪小城傳

孝子夏志浩孝婦夏韓氏夏陳氏合傳

記唐孝子事

戴孝婦傳

僧慧朗傳

義僕孫立傳

凌太孺人傳

山陽丁儉卿舍人頤志齋集編定而未梓行前年冬得寫本於丁氏後人其說經之文多非精詣酬應之作亦可不

存爰鈔其所撰傳記得十七篇非傳其文傳其文中之人
也所爲詩亦選刻感舊詩一卷以其畧存當時事實亦猶
刊文鈔之旨云爾宣統乙卯六月上虞羅振玉記

目錄

頤志齋文鈔

山陽丁晏

誥授振威將軍廣東全省水師提督關忠節公傳

關天培字仲因號滋圃江蘇淮安府山陽縣人曾祖宏睿祖
父自明皆以公貴贈振威將軍廣東水師提督公由行伍於嘉
慶癸亥學使取入武庠生歷陞淮安右營把總壬申授揚州營
中軍守備癸酉訪獲私鑄犯人王國英等十八名甲戌督率汎
舟拿獲梟匪張萬聚等乙亥拏獲逆案内匪犯嚴加烈二十五
名丁丑軍政制府保題年壯技優曉暢營務引 見准其卓
異回任候陞己卯七月呈改外營水師具題部准庚辰調補水

師奇營守備道光元年辛巳檄署鎮標右營都司壬午奏陞蘇
松鎮標左營遊擊癸未陞川沙營水師參將乙酉十月蘇撫陶
文毅公籌辦海運廉知公有才能檄委督押頭起海運米船赴
京丙戌二月十三日督海船一千二百五十四隻運漕米一百
二十四萬一千餘石行大洋五千數百里遇驚風駭浪漂入高
麗境三百餘艘有大鳥立桅上導行挽入津淀安抵歸倉奉

旨陞江蘇太湖營副將十月奉

上諭關天培督押海運

妥協迅速着加恩交部從優議敘嗣奉部議給隨帶加三級丁

亥陞授江南蘇松鎮總兵癸巳奉

旨來京 陞見 召

見五次溫語慰勞交軍機處記名仍回本任甲午九月廣督盧

坤等馳奏英吉利國律勞卑來粵貿易兵船不遵法度闖入內河
上以提督李增階疎防夷船不能擊退先行革職旋奉
特旨廣東水師提督着關天培補授公具謝摺奉 硃批

廣東風氣浮而不實加以歷任廢弛水師尤甚朕看汝頗知向
上有幹濟之才是以特加擢用務要激發天良公勤奮勉實力
操防秉公去私一洗從前惡習海疆務期靜謐勉益加勉毋忽
公莅粵東先令妻子奉母歸里隻身挈家丁三人抵任至則親
歷重洋徧觀隄塞虎門最險要以沙角大角兩炮台爲第一重
門戶南山鎮遠橫檔三炮台爲第二重門戶大虎炮台爲第三
重門戶併將南山炮台改建寬大如橫檔月台之式務令形勢

聯屬炮火得力查夷船闖入內洋甚畏炮擊是以候南風潮漲
風水皆順飛駛而過夷船本極堅厚兩旁又支掛攔終難堵截
公於南山鎮遠適中山根安釘大椿有礁口一處俗名飯籬排
正中石峯修整成椿添製粗大鐵鍊三百二十丈勻作八條成
造兩端做就接扣以便聯合另用四五丈長大木札成圓扁木
排十八所於鐵鍊接扣處逐段網實以資擊托而免下墜再於
木排左右結就纜扣收繫兩邊錨本鐵鍊兩端預網於椿從中
分爲二如開合門戶之式其鎮遠橫檔兩台前此石牆石地一
經炮子飛打以堅擊堅石碎傷人公改用三合土築成炮洞如
內外八字式以土易石柔能尅剛至炮下墊石本係粗石高低

不平大砲難以運動亦改用墊土土面又加細沙挪移滑溜四人即可攆回再於鎮遠橫檔之北照前加鐵鍊木排一道重關阻截夷船設有闖入欲進則爲排鍊所阻欲退則風水不容而三台大砲連環轟擊縱使闖斷一層已傷其半第二層排鍊豈能飛越此制勝之計也復於蘆灣山脚就山取石另建炮台參差對峙量水淺處安釘梅花大椿斷不能揚帆直過不獨夷至此轉柁欠靈卽快蟹私船亦難迅駛至蕉門南向炮台相聯小山石金洲山山脚下椿五道使船隻過此曲折而行則炮火愈見得力又添鑄大炮八千斤六千斤以下者數百尊勻配各台以資猛烈其區畫周詳制防嚴密具詳公自著籌海初集四卷

方略可考見也已而禁煙事起公與制府林公截回躉船二十
二隻起獲煙土二萬二百八十三箱縱火焚之夷人大失其利
海洋商民之牟利者煽誘爲奸日生邊釁已亥十一月奉

旨此次攻擊夷船關天培奮勇直前身先士卒可嘉之至着賞
給法福靈阿巴圖魯名號仍交部從優議敘庚子年英夷佔奪
沙角炮台攻破大角砲台弁兵傷亡自是夷氛大熾辛丑年夷
兵攻陷大角沙角二台又進攻威遠靖遠諸台大吏一意主撫
盡行撤防併木排鐵鍊皆毀棄之公詣制府慟哭請益兵不許
守台僅羸兵二百公自度衆寡不敵且藩籬旣徹孤力無援乃
決爲死計晝夜駐砲台督戰創痕徧體血濡衣襟會事急公願

其僕孫立使去僕裴回不忍決公以刃逐之曰吾上不能報

天恩下不能養老母死有餘恨汝歸告吾妻子但能孝事吾親
吾目瞑矣僕遂奔至山半回首視公已爲飛炮所中隕絕於地
時辛丑二月初六日僕以印送撫軍復返至砲台求得公尸負
以歸辮髮已割左腕刀傷身受炮火焦爛無完膚同官賻金以
殮事聞 天子震悼奉 上諭廣東虎門失守提督關天

培陣亡着加恩照例賜卹除賞給銀兩准予世職外着該督撫
查明伊子孫幾人均於服闋後送部帶領引見候朕施恩該員
統領士卒爲國捐軀均堪憫惻着該督撫卽在遇害地方建立
專祠以慰忠魂該提督靈櫬回籍飭知沿途地方官妥爲護送

是年閏三月

賜諡忠節入祀昭忠祠命翰林院撰墓碑祭

文給傳歸喪先是軍務孔亟公與制府議不合誓以死報乃緘一篋寄淮戒家人勿啓及公薨後啓之則墮齒數枚舊衣數襲而已蓋公懷敵愾之忠有死無二故寄齒與衣以絕生還之望及其臨終拳拳以君親爲念公之至性過人從容就義其平日之所守可知矣公性好書史能爲文章奏公移必手自削稿嘗曰吾不能習詞賦封章啓事有用於時此吾之學文也公生於乾隆庚子十二月十四日卒於道光二十一年年六十有二長子奎龍仕至吳淞參將先卒次子從龍襲騎都尉職安徽徽州府同知長孫佛保 恩賞營千總早卒次孫祖保福保仙保尙

幼

論曰史所以傳信也鄉曲私書傳聞失實不足取信士大夫確有見聞又復多所隱匿不能據事直書傳示來茲烏睹所謂徵信者乎余撰關忠節公傳不敢溢一詞惟以裕靖節公林文忠公之言爲信重其人故信其言也辛丑六月二十一日裕公奏摺云故員關天培征調不能自主無可如何以身殉難壬寅正月十七日裕公札咨有各省有云前此粵東耑於議撫於夷船轟擊之案方咎責我兵先開炮又令副將備文認錯以該夷求撫爲可恃以我兵嚴堵爲非計詎知奸夷乘其弛防懈備之時突然攻擊以至弁兵傷亡炮台被搶是年二月二十七日裕公

札咨又云前兩年廣東防守嚴密夷人技無所施遂來竊據定海而其居心終不能忘情於廣東該夷逞其奸狡赴天津直督遞呈乞撫并有中堂若赴廣東即可永遠和好之語一時墮其奸計署廣督即將防水勇盡行撤退甚至責備副將不應在炮台施放號炮驚動逆夷致令生氣逆夷日縱日驕防守各官再四告求添兵僅止密派二三百名乘夜偷渡致大角沙角炮台被佔之事一任提鎮大員痛哭請兵堅不調派雖至要之虎門炮台僅止防兵數百提鎮相向而哭坐以待斃兵民盡以解體裕公此言可謂深切著明所云提鎮大員即謂忠節公也林公譔輓聯云六載固金湯問何人忽壞長城孤注空教躬盡瘁雙

忠同坎壈聞異類亦欽偉節歸魂相送面如生雙忠謂遊擊麥廷章與公同時被害二公所云皆當時之實錄可以傳信矣余與公同鄉又託交契癸未余入都會公升參將入覲同舍居月餘酒酣耳熱縱談常至夜分公自述星家言漢壽亭侯祿命係四戊午吾日時皆戊午星家謂生當揚威死當血食然六十當有大難豈果然乎座客勸其屆六旬即乞休公慨然曰吾以兵丁起家微賤仰荷天子厚恩擢任大員終不忍歸老江湖吾當以死報國矣余聽其言而壯之故公之守台攻陷余決其必死已而果然聽其言而信其人於祿命何與哉

廣西南寧城守營都司浙江殉難孫君傳

君諱汝鵬字某淮安山陽人曾祖志宏祖肇璽皆不仕父廷樑
海州營千總汝鵬由行伍洊歷徐州中營守備升廣西南寧城
守營都司從軍浙江道光壬寅年鎮海失守汝鵬力戰罵賊夷
兵怒而支解之大臣耆英奏聞奉 旨孫汝鵬打仗陣亡着

照都司例賜卹給與雲騎尉世職襲次完時給與恩騎尉世襲
罔替癸卯九月禮部行查孫汝鵬籍貫事蹟交翰林院立傳入
祀駐防地方及本籍昭忠祠無子以兄汝鶴子榮華爲嗣襲職
論曰余初識君年甫逾冠白哲豐頤儀觀都雅人以爲白面書
生也及觀君之從軍奮不顧身見危受命何其偉哉自夷焰鴟
張士夫喪氣君與關忠節公効命疆場炳烈一時爲淮人生色

矣

御史朱琦陳慶鏞合傳

道光咸豐之際 上方求言御史臺有敢言之臣直聲振天

下得二人焉曰朱琦曰陳慶鏞琦字伯韓廣西臨桂人父鳳森

嘉慶辛酉進士授河南濬縣癸酉歲賊陷滑縣深入濬境君守

城得全刻有守濬日記長子琦道光辛卯秋舉廣西鄉試第一

乙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擢福建道監察御史時戶部庫

案初發羅及舊臣子孫琦上疏曰爲敬陳管見請 皇上崇

本抑末罷黜言利以敦風化事竊惟天下以人心爲本而人心

易惑者莫如言利一途伏惟 皇上宵旰憂勤愛養元元錫

棄一切不急之務敦崇節儉爲天下先意至厚恩至沃也比年軍興以來因經費不給許直省吏民捐輸而有司不識大體務爲苛細中外孜孜汲汲競以利進事例之外復開倖門致天下謂朝廷可以利動爵祿可以賄致人心風俗漸成偷薄爲害不細臣聞有天下者非無財賄之患而刑賞政令不公不明之爲患請以銀庫一案言之臣愚以爲辦理之外其弊有六庫項盜竊至九百餘萬之多旣經發覺該管王大臣不即奏請將庫丁等家資查封備抵致令伊等聞風預爲寄頓其弊一罰賠之議原爲彌補庫項現雖將庫丁等交部追賠兩月來交數無幾奸胥狡黠冀日久倖邀寬典以家產盡絕爲詞賠項徒有空名

究歸無著其弊二律載賊盜滿貫者斬今庫丁所犯至重刑部
於此等巨案並不根究漏卮之由及作奸者首從置之重典以
儆貪頑乃僅責令分賠夫 國家所重者法也非財也財雖絀
尙可復得法一失人將蕩然不知畏懼復有效尤者以爲侵蝕
至累千萬所賠不過十分之一何憚不爲徒長倖心無裨國計
其弊三大臣小臣義同一體不宜異罰該管王大臣等以歷年
久遠人數衆多蒙 恩從寬革留庫官及查庫御史不復分
別俱行革職賠項加重寬以待大臣而嚴以督小臣未見允協
其弊四勳舊大臣其子孫當十世宥之昨見吏部查取職名有
已故閣臣文孚朱珪董誥等此皆老臣耆德功足掩過今以庫

案波及後裔分賠執法原不爲過但此已故諸臣其子孫大半貧弱 聖朝寬大罰弗及嗣似宜所在矜恤而大臣不申請其弊五御史有稽查之責庫項虧短巨萬未能先事舉發罪有應得惟查庫者人有清濁任有久暫有甫行署理數日而他轉亦有久於其職持心如冰如陳鴻駱秉章者今皆不分輕重悉挂吏議人謂貪吏可爲廉吏不可爲其弊六凡此六者盡人知之而無一人敢爲 皇上言之今臣忝居言職畏罪循默又所不忍且臣所私憂者尙不止此也方今天下東南民力彫耗逆夷雖云就撫後患未已兼之河決星變災異頻仍正我

皇上側身修行求言納諫之時一三大臣仰承

聖意尙以

財用爲務一切概從節嗇頗傷煩碎臣聞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計多寡大學於平天下之卒章推言當害之至以爲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孟子一書亦以言利爲亂之始唐陸贄諫德宗以遠利尙廉散小儲而成大儲所言如出一轍可以炯戒歷觀史言未有務財用而不賸削天下之元氣者也未有賸削天下之元氣而不亂者也譬之一家然雖有匱乏苟能安分不致顛覆若其子孫猥瑣不才則大可憂矣天下之勢何以異此臣愚伏冀 皇上以修政事求人才爲急蓋人才者國之寶也人才旣得則政事不患不修政事旣修財用不患不足方今急務莫切于此若一時權宜之計似利實

害不可不察應請

敕下將臣所陳庫案六弊交王大臣詳

議重爲釐定以昭平允罷斥一二言利之臣及阿諛不職者風示天下使天下曉然知

聖天子崇本抑末之意則人心必

奮災患可弭天下萬世幸甚此疏痛斥言利遠慮先幾其後畝捐抽釐之議競行於時矣琦在臺諫與陳君雅相善皆肆力經史以問學相切劘陳君名慶鏞字頌南福建晉江人精學六書尤邃小學道光壬辰進士由部郎授浙江道御史升工科給事中時英人犯順

上命大臣奕山奕經琦善等出師不稱職

糜歲帑無算慶鏞上疏劾之山等旋罷斥慶鏞亦鐫秩歸咸豐

紀元奉

特旨起用復爲言官仍授掌陝西道御史二年壬

子十一月粵賊披猖岳州失守慶鏞上疏曰爲敬獻芻言仰祈
聖鑒事賊匪滋事三載於茲竄擾楚粵陷府州縣十餘

皇上命將出師屢申

嚴旨雖帑項支絀而軍需浩費已

不下二千餘萬任不可謂不專兵不可謂不多餉不可謂不裕
統兵大員在事文武豈盡無忠義之心奮激之氣甘心挫衄自
取罪尤而警報時聞賊氛未息者有故也民痛旣極則民不恤
官兵心久乖則兵不愛將民不恤官則團練不足恃也兵不愛
將則營伍不足恃也團練營伍兩無可恃雖使有險可扼有城
可守其如委而去之何哉爲今之計宜請 皇上降罪已之

詔以固人心懸不次之賞以作士氣寬脅從之誅以散賊

黨練精銳之卒以遏賊鋒請悉言其弊與所以救其弊者爲我

皇上陳之夫州縣爲親民之官督撫有察吏之責乃近來

州縣地丁則加耗加平漕糧則浮收勒折清廉者尙視爲應得之規貪黷者更不免誅求之切加以差徭之苛派胥吏之把持獄訟不決則拖累輕年錮貸 特恩則侵蝕過半上控批廻

則以爲健訟京控 交審則半屬消弭鬻子賣妻無所籲訴顛連困苦誰則聞之一旦賊匪竄延籌餉練丁惟賴紳富彼富戶則取利操縱紳衿或助官爲虐久爲鄉里側目貧戶垂涎素無恩義相聯安得守望相助所以賊未至則衆已離心賊既至則轉求快意甚或乘機剽竊消息潛通雖曰莠民可誅實則官吏

吏驅迫孟子所謂民今而後得反之此之謂矣賊困長沙柏葉
舖九圍之時遷延觀望迨賊過後地方慘遭屠戮鄉民立起十
五圍賊隨解圍而去向使賊徒狡獪不事荼毒長沙之事尙未
可知常德府距賊較近聞八月間辦理團練十餘日之久僅得
八十餘人團練之難於斯可見又況郴州桂陽皆係土匪嚮導
岳州失去官出城外火起城中固由奸細潛藏未必非民情渙
散所致所謂民不恤官則團練不足恃也承平旣久軍政廢弛
選調無常則民視官爲傳舍紀律不著則兵視操爲具文演炮
演鎗不過聲響聯絡習陣習戰不過花法混場徒壯觀瞻無裨
實用兵不識將意將不識士情供役使則鞭責頻加發糧餉則

層層剋扣下怨其上已非一朝所以無事則將虐其兵有事則兵欺其將夫兵豈不知臨陣退縮軍法綦嚴但以進死於敵死在目前退死於法尙待查辦且一人先遁百人隨之小隊先遁大隊隨之軍法雖重豈可勝誅又況隊伍旣動隊長卽因而敗北死於敵人敗則兵得藉詞死則兵且稱快何者將與兵素無拊循教訓之恩兵與將安得有護惜捍衛之意所謂兵不愛將則營伍不足恃也今籌辦防剿僅曰扼要夫險要之地豈可不扼但由粵至楚路徑崎嶇山川之險有過此者乎而賊由永州竄道州如入無人之境岳州皆背湖面江三面臨水一面倚山康熙年間逆藩吳三桂之勢百倍於今日之賊我兵扼其岳州

三桂坐困城郭之險有過此者乎今賊匪甫至城已失陷是知天時地利不如人和民心宜固士氣宜作而後賊黨可得而散賊鋒可得而退也昔禹湯以罪已勃興楚莊以仁言動衆矧今飢渴尤易爲功凡百姓之顛沛流離由守令之貪刻兵丁之離心解體由將弁之寡恩守令將弁之失人由督撫提鎮之不職督撫提鎮之不職由簡任之未精特沛綸音深自引咎切責大吏與之更新務令上恩下逮下情上通使兵民知平日之疾苦仰荷皇上之恫瘝遐陬僻壤邸報未能盡周宜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唐臣陸贄有云感人以言其本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贄又云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詞不得不盡故人

當時詔書宣布聞者感泣矧我 國家深仁厚澤二百餘年人
心有不感奮者乎人心大振則民與官相依爲命兵與將敵愾
同仇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矣軍興以來奏保奏升
已千百員奮勇有功固不乏人瞻徇冒濫亦所不免庸碌之才
微倖一階足以墮將士之氣而奇特之士循例保舉不足激忠
義之忱承平時督撫提鎮類多依資格遷轉或未經歷其事迨
事變日令其打仗出力著有成效各員又不早爲拔擢俾受調
遣於庸懦之上司安能盡其才猷得其死力鄧紹良砲傷不避
省城賴以保全僅邀加銜博勒恭武棄城遠逃岳州因而失事
僅予革職一面正法一面奏聞之 旨雖降而軍法猶未伸

爲一路長江東下順流揚帆兩岸雖云設防而沿江一帶不見
兵革已二百餘年金鼓未聞先驚風鶴假如賊船直下竟抵江
甯則南北之漕運不通淮揚之鹽綱亦廢在南省爲切膚之患
在北省爲扼吭之憂加以吳越之間自有明迄今賦稅重於他
省兌漕折色積困難蘇使賊人布張僞示輕減錢糧小民何知
未有不闕然相應然而欲由淮南之間再行北犯形格勢禁有
所不能矣其北犯爲一路賊匪起自萬山登高履險是其長技
一入河南平原曠野四戰用武之地賊初至必無騎兵我師但
以步卒守險以所調各省兵馬及索倫勁旅排整馬隊直衝橫
截電掣風行賊匪萬不敢當此衝突今者河南調有重兵庶幾

賊不能犯然非入關中卽下江南應請於襄陽樊城一帶處處嚴加堵禦一面 飭陝甘總督舒□□陝西巡撫張□□派員防堵商州南山地方則其入關之路不足慮矣再 飭兩江總督陸建瀛暫將河工要務交河督楊殿邦辦理星夜督率水師進屯安徽之小孤山該督親帶弁兵駐紮宿松縣水陸兩路皆可兼顧小孤山之上游爲江西九江府已奉 諭旨著署江西巡撫張□帶兵防堵而九江府之對岸爲湖北之黃梅縣湖北兵力此時兼顧不及此應 飭徐□□速派兵勇前往與九江夾岸固守扼其東下之路是九江黃梅爲一重小孤山爲一重其下江南之路不足慮矣既扼其西入關中復堵其東下江

南而況有湖南重兵以爲之禦賊必坐困武昌萬不能突出然後聚而殲旃其撲滅可計日待也 上以此疏明切下部飭

督撫采擇施行其所陳地形賊勢後一一皆如其言惜當時奉行諸臣未能稱職耳慶鏞與琦在臺以直言鳴如日下雙鳳然終以忤朝貴沈滯都門鬱鬱不得志慶鏞先歸閩在籍辦團練有勞績 賞戴花翎未幾病卒琦亦落寞數年回籍守廣西城賊不敢犯 奏獎以道員用後入浙江王中丞有齡幕辛酉杭州失陷中丞死之琦奉檄守清波門以殉義終

論曰余丙申以公車入都與頌南訂交因陳以識伯韓把臂傾心過從甚洽頌南贈余聯云汝南交孟博高密訪康成是年余

下第回里二君餞余於陶然亭余留別詩云日下徵高會論交
第一流聚星訪陳實攀檻結朱游巖壑舒長嘯江湖感百憂此
行二千里端爲識荊州伯韓次韻云養拙慚中隱論交得勝流
樽前一搔首江海尙懷憂挾瑟惜高會宴花思舊游青衫數行
淚腸斷白江州戊戌甲辰余復至京頌南已去僅與伯韓相周
旋燕談之傾每憶頌南未嘗不望南天而慨歎也嗣伯韓又出
都過淮詣余家爲余序周易述傳信宿而去自此二君遂永訣
余爲此傳紀其磊磊大者罷斥言利之徒指陳用兵之弊皆名
臣之嘉謨今事之龜鑑也余爲天下惜才悼二君不盡其用逝
者旣不可作乃僅藉言以傳悲夫

吳非木傳

吳君名玉楫號非木山陽縣學諸生耆學好古尤精天官家言
乾隆丙寅太守衛公哲治修淮安府志時非木兄玉搢與纂修
學者所稱山夫先生也山夫不習推步志有分野一門乃致書
非木問其詳君時客海州答書數百言博稽羣籍專據明史以
定淮安六縣之星野山阜鹽安四縣當星紀之次斗牛之分清
河桃源二縣當降婁之次奎婁之分君又謂分野不足定疆域
所在惟里差之說爲可據作淮安里差考立橫表三列上列京
師以示天下之所準中列江南上元省會以示各郡之所準下
列淮安郡城以識本郡與省城里差之數不同里差考凡二一

由輿圖緯度所推以知日夜永短之數曰南北差說曰京師北極出地高三十九度五十五分江省出地高三十二度三十分淮安出地高三十三度三十分夏至京師日出寅正二刻五分日入戌初一刻十分晝五十九刻五分夜三十六刻十分淮安日出寅正三刻十分日入戌初初刻七分晝五十六刻十分夜三十九刻五分冬至京師日入辰初一刻十分日入申正二刻五分淮安日出辰初初刻五分日入申正三刻十分其冬至之晝各如其夏至之夜夜各如其夏至之晝一由輿圖經度所推以知節氣加減之數曰東西差說曰節氣時刻以京師爲準居京師東者每二百五十里加四分居京師西者每二百五十里

減四分不論南北如京師正午刻當日食初交之時在京東者已見日過午正故刻分宜加在京西者尙見日未及午故刻分宜減節氣亦由太陽行天經度所定江南省會在京東五百六十二里又百八十步每節時刻較京師加九分淮安在省會東一百二十五里在京東六百八十七里又百八十步較京師加九分以乾隆十九年各節氣加數爲率又爲太陽出入里數通軌說曰各省太陽出入時刻不等以京師爲主地在京師之北者從春分起先京師而日出後京師而日入從秋分起後京師而日出先京師而日入其地愈北則晝夜永短之數愈多地在京師之南者亦從春秋分起而太陽出入先後於京師者與北

地相反其地愈南則晝夜永短之數愈平又爲各省節氣加減
通軌俱以京師爲主天象同時俱見在京東者早見日故其刻
分加在京西者遲見日故其刻分減又爲各省月大小差表大
旨謂時憲專就都城定朔而實則各省不同時憲合朔在夜子
刻分中者京以東地方大月可爲小月合朔在子正刻分中者
京以西地方小月可爲大月時憲畫一以定朔而精求數理者
則不可不知各省月大小之差又立三率一由晷刻以求天度
里差密率一由天度以求晷刻里差密率一由里差以求晷刻
天度密率以地之二百五十里上應天之一度以整馭零無微
不晰自謂開卷視之不啻立身於渾儀之側仰觀而俯察也山

夫撰山陽志遺載里差說敘述多譌余得非木遺書據以正之君於推步甚精今時人無知者近有信今錄蒐集山陽文獻不列君名更數十年後無有能舉君姓字者矣余故摺摭其說爲之傳俾後之修志者與山夫共傳焉

制科孝廉方正蘇徵君傳

徵君諱秉國字均甫先世本徵人以武功顯後遷淮隸大河衛籍遂爲清河縣人幼耆讀書質實無誑受經於尊人振紀先生性至孝能得親歡凡父所授書文至老猶背誦不輟志不忘親也入縣庠補增廣生屢應省試不售遂發憤窮經闡明易學太夫人知其有志欣然曰爾能通經勝科名多矣勉爲之自是君

篤志學易深明立象之指窮極理要歸於的實薈萃漢魏諸儒
下及宋元明箸錄之書凡百有餘家究心三十餘年博考精思
自抒心得成周易通義二十二卷依古易本經傳別行討論所
及又爲增編實於後以明棄取之意稿凡數易猶未敢寫定也
君少與汪文端公同學甫削草持以示文端公文端稱其上符
至理下饜羣心辭簡而義明語質而理洽又嘗稱通義之文淡
不可及服膺至矣時文端視學浙江延君至試院闕借文瀾閣
易院君得盡讀秘書所學益進重加改乙然後自繕定本鏤板
行世時河督黎襄勤公好易見君所箸大歎服乃折節下交常
延至署或歛留信宿襄勤箸河上易注方注鼎震二卦君語之

曰公注此慎無近煙火氣又曰公此注有偏霸手段言甚贖直而襄勤不以爲忤也每相見自論易外必痛陳民生疾苦音動左右襄勤輒傾耳聽之道光元年歲大荒道瑾相望公入謁襄勤公力請賑恤時值除夕公惻然曰民困如此吾輩尙慶賀年節耶卽日官民勸輸分場賑粥費十餘萬全活無算則君之言有以啓之也四年冬洪湖十三堡潰決時汪文端公持節駐河上君極陳流民慘狀又作長書寄文端覲縷數千言其末云某以待死之人又安能諛頌巧捷以乞暮年之交好乎其激切如此復具書謁魏制軍毅然主海運計制軍接待甚恭君坐論侃侃後卒如君言又箸籌運議大略曰今日之籌運者務使黃淮

會通運道復舊思竊以爲不然夫運道之咽喉在黃淮今之黃淮分而治之則易爲力合而治之則難爲功分治之法兩言而定惟曰黃淮不使交會長運改爲過堤而已今將禦堤塞斷使湖自爲湖蓄水止取濟運不必過多則高堰之工石可保河自爲河兩岸堅守堤工束水攻沙合力東注河身海口久則深通而且河湖之堤不致屢開屢開高堰石工亦可乘其水落之時得以增修完固矣如謂過堤爲難不若長運之省事然糧艘自通五盤堤而後入倉今止一次過堤丁船酌留堤北以灌塘堵堤之資爲截運轉搬之費此久長之至計若株守舊章必欲合而治之湖淤漸高堰工非舊蓄清少則不足以敵黃蓄清多則

堰內水深西風一大必致潰決迨其既決而斃民命糜帑金河
湖交溷轉漕不通其害胡底慮其害而豫防之不可不早變計
也七年冬君僕被入都冀於當軸諸公有所建白卒不果道出
固安主張星槎觀察署觀察甚敬禮之經歲返里自是絕意不
復出矣君性慈仁留心經世之學慨然有拯濟生民之志雖困
躓不偶思遇賢豪長者藉之以行嘗曰事苟有濟於人在彼與
在我一也何必居功哉然其志終莫能逮每當興酣耳熱披露
胸臆輒誦少陵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之句或夜中不寐拊
几獨歎未嘗不嗚咽流涕晚歲潛心性理刻四書求是錄而君
之學益粹矣君性樸儉操行愷固弊衣蠶食服用甚儉與人無

周旋俗態誠意懇到人輒感之好言經濟平易篤實期於有用
視世之高談治略者蔑如也君窮經耆古於學無所不窺惟不
喜時文然獨好方百川文每舉一篇諷誦不去口尤好史記莊
子陶詩及韓杜集致力最深即釋道之書亦悉其奧而不爲所
惑其說經一出於至粹爲文瀟古澹泊無意繩削而默與之合
嘗謂讀書須字字讀不可信口囫圇偶入他塾見學徒誦出師
表君問之曰侍中尙書長史參軍三人不名何也學徒不能對
君曰上文郭攸之費禕皆名此陳震張裔蔣琬三人獨不名者
尊之也當日內外諸務武侯部署至密只須後主親近此三人
則小人自遠武侯一意出師無復顧慮矣其他精識多類此君

家故貧衣食奔走兼又力學心血交耗年四十鬚髮盡白然甚健步彊飯終日無情容九年夏忽撻鬲塞疾自知壽命將終猶時時勘定易注爲周易舉正寫定未就屬纊前數日口授其子改定大衍數章注義自輓聯曰向平之願今方畢子木之傳死不休易簣時已昏眩移至正寢語嘖嘖不可辨審聽之皆說易也無一語及家事踰時卒己丑歲十二月十四日也年六十有八子二長廣志邑庠生次廣緒尙幼君之歿也家無餘財其同志友汪君椿及文端子汪給諫報原厚賻之然後成禮孫君長源又受遺屬經紀其家三君並篤學君子皆余之至交也君長余卅有二歲引余爲忘年友初與余訂交通義已梓行余語曰

君師之執言卽詩執訊證之雅故皆合井之无禽卽易林云奮井无魚魚通稱禽有國語川禽可證君欣然从之剗補板本改用余說君愛我如弟昆其期望我者甚厚匪直問學之益長善救失抑有助焉君歿前一月屬余爲之傳今追述行誼不以蕪拙辭者則前日之諾不敢忘也君少夢昌黎古貌嚴肅初號夢韓晚更號蒿坪痛念二親感匪我伊蒿之詩也 今上御極之初舉 制科孝廉方正人皆謂稱其行云

清河汪先生傳

君諱椿字春園初名光大後更今名晚歲潛心三式號式齋又號江湖日者先世自徽休邑遷淮遂爲清河人祖汲修學好古

藏書萬卷箸有事物原會十三經紀字壘編座右銘類編解毒編方言釋字琴曲萃覽詞名集解凡六十餘卷父敦附監生

封修職郎國子監典簿君幼而敏慧性能彊記大父甚愛之盡出所藏書與讀君一覽輒記十行竝下早入邑庠甲寅試省闈孟藝如七十子服孔子題君文悉數七十二弟子援据精博敘次亦峭勁變化與題義相比附房考績溪縣知縣梁公力薦闈中得卷傳觀主司尤賞其經策詳核首二藝已入彀以三藝不合時文法置之改應順天鄉試援例入貢需次典簿秩候選中書科中書例授朝議大夫鹽運司運同君雄於文累薦不售甲子科北闈房考編修李公呈薦已定南元第二既以對策用

事僻填榜時遂易他卷自是君決計歸里學道箸書無意仕進矣君於學無所不窺尤明積算推步之術謂王制里畝二數鄭注最爲精密康成通九章算術故注文特爲分明北周甄鸞五經算術不知康成之確乃自爲步算其術甚疎孔疏疑經文錯亂亦不知鄭注之確推算益舛陳澹糾孔疏之失而自算之數步下忽有奇零則又譌矣里數未詳但云倣此推之殆全未通曉者君細繹鄭注等王制里畝二數考其書具存有功於經學甚鉅君往在京師受經於同郡汪文端公問太歲超辰之法文端答曰超辰之說發自太倉錢氏從古未聞理亦未足以三統細推亦不合然謂太歲無超辰則可謂歲星無超辰則不可三

統百四十四年一超大衍八十四年一超二衍不同以西法考之其實一也君晚箸推太歲法推歲星法推太陰法闡明服虔龍度天門之說謂戰國漢初皆用跳辰宋洪容齋隨筆亦知之元熊朋來經說則未能曉然也古法太歲與歲星俱有超辰不盡依六十甲子之次錢氏之說信而有徵爲說數萬言郵寄文端公文端歎服答書有嗜古強記如足下者造物生之必非無意名山之業舍君其誰追古人而從之自有不朽者在耳君自經史大典外雅嗜金石之學嘗慨吳山夫徵君金石存李雨村刻於粵東嫁名他氏且多躋駁會購得原本緘寄文端公請梓行文端屬李芝齡侍郎時侍郎督學浙江校刻精審遂爲完書

後又得金石存原目小有異同又譚後序一篇君復補刻之癸未春山陽庠重建明倫堂壞牆得古軹上有建康都統司五字書法遒美未識爲何代物君見之曰是南宋初年物宋史職官志載建炎初置御營都統司以王淵爲之紹興十二年於興元江陵建康皆除都統制又建炎三年改秣陵爲建康府置主管司留守見地理志及景定建康志潛研堂金石跋尾亦有建康府軹淮郡城造於南宋故有是軹學師聞而歎曰博物君子也中歲以後究心太一任道之學研精覃思鍵戶二十餘年自題其居曰三式書楹箸周秦三式疏證數十卷自謂世無知者會河督黎襄勤公篤好此學折節下交屢從過訪君嘗製星盤襄

勤畫輿頂上隨所在占之以占水多奇中而於埽工合龍及啓
壩築堤必請君擇日時君所言皆五行尅制至理非淺夫小數
所有又爲人質實勁正以是襄勤最敬禮之庚辰夏黃河暴漲
襄勤憂形於色請君占之君曰夜觀水星之次非此地也其在
豫省乎未幾蘭儀工決甲申元旦君在節署筮易襄勤得師或
輿尸之卦遂於是月薨君聞訃痛哭盡燬其所箸疏證謂世無
知音破琴絕絃今所存者僅三式序目一帙其稿間有存者百
分之一也其序畧曰三式之道卽三易之道三易之道卽三才
之道也其見於書者仲康十一年閏四月朔日食後人以授時
時法推而得之者豈知授時卽太一之法乎武王十三年二月

四日以無射之上宮畢陳後人以三統法推而得之者豈知三統卽壬遁之法乎由是觀之三代曷嘗無三式哉春秋時梓慎裨竈史墨之徒皆深明其術迨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史官失職典籍無徵復以謏聞竄亂其間如風角七政元氣六日七分日者逢占挺專須臾孤虛等術流爲機祥小數而讖緯興焉東漢張平子上書鄭君注乾鑿度獨契太乙九宮之旨蓋至是而晦者復明絕者復續厥後精太乙者有三國之劉惇趙達精通甲者有陳武帝與吳明徹精六壬者有晉戴洋與五代之梁祖精通三式者有僞蜀之趙延義元代之劉秉忠箸於史傳至如南齊之高帝紀宋史之禮志律志金史之選舉

志以及晉唐元宋藝術方伎列傳不可枚舉而唐六典且以掌
之太卜令焉豈非鬱之既久發之彌光也哉竊謂太乙明天數
奇門明地數六壬明人數備乎三才通乎三易要爲周秦以上
古神聖之所創造而非漢以下曲士短書之所能擬也君著述
之存者有十四經通考大戴禮在宋時亦列於經故有十四經
之目付梓者易革卦法書禹貢考春秋歲次考禮記古注考及
孔子生卒年月考孟子年譜皆鈔板行世餘稿俱藏於家生平
最服膺亭林顧氏之學箸日知錄補正四卷又補注十六卷稿
凡數易然後寫定君曩在都門古興盛寺有四川僧心菴者一
見驚拜詫謂老師降生因出其師畫像塔銘面貌與君逼似其

銘載圓寂年月日則君之誕日也心葺言老師精於壬遁臨終
言轉生南方汝後日當見之其靈異如此故人皆目君爲蜀僧
後身而君不之信也君占法多奇驗道光四年洪湖堰盱十三
堡決郡城居民逃竄君占之曰是不爲害俄倒漾水至漲溢至
鹽河堤君曰土尅水堤必不破舉家皆驚徙而君堅坐不移後
竟如君言君孝友忠信篤於朋友少所交者蘇徵君秉國談易
最契蘇君歿後君經紀其喪賻之甚厚方堰盱之潰也君首出
千金振菑民丁亥歲荒君又出七白金振饑饉當事累請君名
獎敍君笑曰予豈爲此者哉固謝之君初與余不相識丙子歲
於廣坐中見予與他客語與君心契歸而筮之曰是吾友也徑

至余家造訪握手定交如平生懽又館余於家命兩孫及曾孫受業君十餘年謝客惟余至則見之君歿之前一月望日薰沐縹篋得明夷之卦君告余曰明入地中此其讖歟是時猶未病也又逾月偶病暑余往視之談笑自若言數將終余問前知否君曰明夷告之矣夷者傷也七月夷則弗過此矣果於是月卒遺命不延釋道不絕於婦人之手殯於正廳禮也君生於乾隆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卒於道光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年六十有六子寶良職員孫見曾侍曾俱太學生侍曾耆學能屬文戊子應省試道卒曾孫黎獻咸豐己未舉人

明經胡君傳

彊梧大淵獻之歲仲秋壬午雲樵胡君捐館舍余哭之慟既殯其弟冠羣乞余爲文述其行余與君投契最密嗣因襄理災賑昕夕晤言歷數閱月服膺君之爲人今之仁人君子也知君者莫若余重以冠羣之命不敢以不文辭謹爲傳曰君諱玉山字煥昭雲樵其號也世爲山陽人伯祖一鴻名進士父縉齋先生醇厚有德里中稱長者君歧嶷穎敏讀書十行俱下旣長文譽日起補縣學生旋食廩餼每試列高等秋闈累薦不售年甫強仕遂棄舉子業家居事親君少好遊覽儻蕩不羈嘗之武林樂其山水輒累年不歸旣以母老不復出君早年孤露事母盡孝蒸蒸色養依慕如孩提每晨夕侍牀蓐從容笑語以娛悅親凡

所爲必曲體親意冀得懽心然後已母年八旬以壽終君哀毀盡禮歲時忌日恒奉槃流涕友愛仲弟弟年及五十不知家事何若弟所欲爲者君已先爲之其情至委曲皆此類也君幹濟有才畧決事如流英英露芒角中年以後深自挫抑其待人也一本於至公血誠以是人人欽服遇有它人讒戾竊悲惋不自勝爲之經營擘畫即素不謀面者與君有隙者亦竭力拼援自族鄙親故以至擔負傭賃罷糶行乞之徒有求於君罔不憐而應之嘗曰儒者讀書致用縱不得爲國家宣力亦當拯濟一方若口耳佔畢何以儒冠爲自以身列膠庠修葺文廟綜理詳密數十年如一日會嘉慶二十一年民苦積潦井竈生靈

舊有市河洩水填淤成平陸君倡義興挑備嘗艱苦嚴冬沍寒雖手足皸瘃不恤也瀕河有田畝其高者植秫及菽下者磽确不毛自君濬河後引水溉田皆種杭稻爲膏腴民除其害而享其利道光四年冬堰盱湖決流民屯聚新城凡數萬人嗷嗷無食君應當事之聘勸輸振澹時議施糜粥君謂天寒粥冷民必受病乃按戶口賑米與之錢以易薪值大風雪君周視棲流苦以葦席藉以禾藁寒者給絮衣病者施藥餌其童穉患痘者君又給錢拊養多所全活死者畀以棺槨以市中所易棺薄購買材木徹夜督匠事爲之逮次年水涸民歸其鄉君又譖加歸貲民之去者皆感激泣下君豐頤秀目魁壘長身望之儀觀甚偉

民之被難者一見輒指識君有爭競必就君陳說君音辭如洪鐘口講手畫爭者皆俛首罷去道光六年大淫雨復爲災禾稼不登流離徧野時君撓足疾不能踰閩當事延君議賑君不得已力疾出應其勞動甚於曩時計捐輸萬餘金賑災民七千餘戶賑畢贖錢三千緡君請於當事存貯質庫權母子以備凶年七年四月率諸同人焚香城隍神前核計賑簿君皓然歎曰某之心一腔熱血死二十年後有掘之者心終不冷是年八月遂卒卒一晝夜撫其胸溫熱竟如其言卒之先嚙語嘖嘖皆本邑民生利病也年僅五十有六德豐數嗇命矣夫君爲人清明長厚見義勇爲有鉗忌君才者煽浮議阻之君好義不少衰亦不

與辨其平生卹嫗孀嫁孤女厚撫亡友之家苟利於人無不爲之民有失火者君醵金爲會恤其災其餘羨又以掩骼骼嘗有蹠丐者病亟仆於衢君令人舁之僧寮逾日死君備棺葬之卒亦不知何許人也其他陰德積善不爲人知者尙多鄙之詩曰凡民有喪扶服掾之君其有焉子一錫嘏孫一□□皆庠生

論曰昔魯文伯之死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敬姜謂其多曠於禮旨哉賢母之言也今雲樵之卒君之同好雪涕搯膺撫其尸而哭之行路之人聞君之死莫不咨嗟太息旣殮以後故人之來弔者皆行哭失聲非甚盛德而能感人若是乎夫雲樵一書生耳猶且負鄉曲之重望若柱石然使其得尺寸之柄其必能

濟物無疑也烏虜生令人愛死令人哀如雲樵者其亦可以無憾矣乎

薛子韻傳

君諱傳均字子韻揚州甘泉人篤志古學于十三經注疏手自勘正反覆數十過曾不少劬嘗謂通經必先識字小學不明而欲通曉經術譬猶航絕流斷港而欲至于海也近人明小學者推嘉定錢氏大昕金壇段氏玉裁段注說文多武斷頗逞臆說錢氏較審文集有說文答問一卷舉通轉假借之義未暢厥悒君掣精許書博引經史以證之成說文答問疏證六卷又以文選中多古字馬揚雖詞賦家然皆深明蒼雅之學故能抉幽洞

精君排比鉤稽雅材好博爲文選古字通疏義屬草未就君子
資治通鑑肆力尤深洞然于治亂得失之故參互正史窮源泝
流若指諸掌嘗病今之學者不先讀溫公書而遽從事綱目其
于事之始末不能條舉融貫徒屑屑于褒貶義例甚矣其疏也
君子學甚遠顧不爲世所知僅得補諸生學使者歷試屢抑之
十赴省試輒報罷家故素封自君銳意于學家忽中落中歲以
後迫于窶貧不得已就閩學使之聘學使新城陳公甚重君見
君所箸說文疏證恨識君晚以質制府金匱孫公制府歎爲絕
作自是君稍稍爲世知矣校試汀洲君猝感熱疾竟卒年僅四
十有二惜哉余初不識君偶于同年包君詩訓中見君評語歎

其精審君聞之亟引余爲知己并期後會孰意包君溘逝而君竟爲之續嗚呼力學如君方冀策名清時岸然自立有所表見于世不幸而困躓牖下爲當世經師可矣乃天不假之遇而又奪之驟相知如余至欲一識面且不可得又况撫其學行以三寸秃管傳播來茲此豈可必之事乎然君所著書今已板行閩中君之學固已傳矣君固謂余爲知君者余之謏陋無聞不足以表君之學其不辭而爲之傳者亦藉以慰君之靈也悲夫

周先生傳

先生姓周氏名濟字保緒又字介存晚號止安江蘇荆溪人君之生也父夢顛僧驅虎入室及覺而君墮地遂以濟命名幼敏

悟勇于爲學九歲能屬文稍長深沈有智略膂力絕人讀書明
大義不屑爲章句之學年二十四嘉慶甲子中鄉魁明年乙丑
成進士以對策懸言寘丙科出爲淮安府教授因慨然曰吾今
日始可讀書矣益自淬厲求之六經三史以期實用深明韜鈴
練習營陣圖法暇則縱情詩酒放浪于江淮間要其讀書精進
實未嘗一日輟學也未幾謝病去官乃出遊求天下之士得涇
包君世臣以實事相切劘屏去瑣碎提挈要領卓然爲道儒有
用之學閒與包君共學書肆力北朝碑帖窮日夜臨摹至髀痛
不少勸闕其用筆換骨易筋嘗病大王姿媚唐主好之沿爲習
尙而古意寢微近世書惟鄧完伯山人篆隸精妙凌鑠古今書

學絕而復續與包君論書之秘妙曰峻曰澁曰中實其書變化
騰擲自成一家時人莫之好也又與商邱宋君端己學作畫謂
畫衰于文董而絕于惲王因求之北宋大家得其骨法純用墨
鈎使筆如鐵著折肱錄以見志僑居金陵春水園撫真景入尺
幅每自署曰春水翁作花卉必折供膽瓶翫其向背曲盡寫生
之妙君之書畫初出當時頗不謂然迄今閱三十年長幀短箋
珍逾什襲競爲士大夫寶貴矣君任俠好施與數往來齊魯晉
楚結納豪士擊刺騎射互較所長君必精其技乃已君之友寶
山令田君家鉅野有母喪時豫省賊匪滋事剽掠曹滑田君以
道阻不得歸憂形于色君慨然曰我爲君一行挈一僕從七畫

夜至鉅野時賊將平視田太君喪得無恙田君復以虧帑失職君又鬻田產抵於有司田君始得釋其好義輕財急人之難多類此方君之之鉅野也道出曹州猝遇賊黨數百人君下車持鎗擊之仆其前隊二人其被重創走者又十數人賊驚竄遁去由是君之名益震濟南孫公爲兩江節相慕君才略延致之以淮南北鹽梟充斥撥緝捕費二萬金屬君獨任其事令各營副參以下惟君指麾左右之時梟黨數千人皆亡命無賴并力拒捕君偵知穴巢要擊殲除不遺餘力一日與梟衆相持梟自後將發巨礮君覺有異急回馬抽矢射之中其巨指礮不得發乘勢追擊之擒梟衆數十百人君長於兵法不得一展其才捕戮

私臬甚非所願以其拒傷官軍戕害民命特藉此小試以張朝廷之威然非君之志也會有以激變言于制府者事寢不行而君亦決計退休無意當世之事矣乙未秋復起病爲淮安校官垂老著書折節爲儒者行以讀書敦品教士子准之人幽光潛德久而未彰者君牒于大府舉節烈貞孝千有餘人皆旌其閭文廟雅樂久湮君力爲振興遴童子之秀良者教以執籥秉翟舞蹈之節吹箎擊鐘搏拊之事凡數月而文物燦然丁酉春秋釋奠觀禮者逾萬人君又節修脯所入自輸錢二百緡存質庫權子母爲每歲興舞之用則復古之盛事也漕帥東阿周公雅重君之爲人周公擢兩湖督君遂辭官從之行抵夏口嬰疾弗

廖以道光己亥年七月三日卒于僧菴年五十有九周公經紀其喪賻遺甚厚并刻其晉略以傳世君所著有說文字系四卷韻原二卷介存詩六卷味雋齋詞一卷史義二卷而最著者爲晉畧云

論曰君之爲晉略也自言一生精力畢萃于斯舟車傳舍挈以隨行增損改竄未嘗去手體例精深因而實覈非好學深思留心當世之務者烏能讀是書哉余讀其史論推見治亂若身履其間每覽一篇未嘗不歔歔流涕君少有命世之志旣不得意迺著書以自見雖述舊文直同作者以是爲周君之書云爾豈王隱臧榮緒之書所可同論乎

潘君傳

潘君德輿字彥輔號四農淮安山陽人遠祖思誠元淮安醫學
教授世稱古逸先生十一世祖亨景泰丙子舉人湖廣武昌府
同知有仕績能詩著冰壑老人集朱檢討明詩綜稱之九世祖
塤正德戊辰進士仕至河南巡撫明史有傳著淮郡文獻志緒
記室熙臺奏疏熙臺詩文集自古逸以下三君皆祀鄉賢曾祖
建武庠生封徵仕郎祖兆豐庠生著周易經傳分解父宗睿歲
貢生候選訓導篤于內行著筍蕭詩文集君幼而聰慧年九歲
卽能詩髫齡應童子試太守官公懋弼愛其才面試鉢池山詩
君有句云我來秋色老人去暮山青太守歎曰潘君海內奇才

可惜晚達耳年十六學使者錢公樾取古學第一入山陽學是歲應庚申鄉闈房薦不售嘉慶丙寅莫學使晉歲科試皆第一食米廩自後屢躋鄉闈道光戊子科鍾公昌黃公爵滋主江南試君始發解第一三場十四藝皆進 御覽房考爲熊公傳栗揭榜士論翕然謂得一知名士而君年已四十有四矣君邃于學工詩古文詞雅懷高蹈不屑治生居郡東車橋鑲讀書授徒足不入城市植品甚峻恥爲唯阿道光四年洪湖堰圩堤決次年湖涸當事借黃濟運河身淺阻其後黃高於淮不得已倒塘灌放君怒然憂之因爲截運之說其畧曰今之淮必不能高于黃特以濟運之故欲使黃得入淮以通運道此倒塘灌放一時

權宜之策耳爲今之計莫如使黃淮相絕黃自北注淮自南注禦黃壩直可永閉運道別籌水患永息此數百年之利也古人治漕本有轉運之法今參用其意省歸一處統計運艘九千餘南北各分一半以淮郡爲遞輸之所北船抵通南船抵淮省近北者屬北船省近南者屬南船直隸山東江蘇安徽屬于北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屬于南南船卸于淮郡漕督稽之北船卸于通州倉場稽之旋至旋卸旋卸旋行由壩南以至壩北不過一里之近盤剝之費亦易籌也且黃淮既絕黃不入淮則淮無病黃不入運則運無病治河之費日省何惜此盤剝之費哉若夫倒塘灌注之策陡啓兩壩則盛漲之決可虞萃處一塘則鬱攸

之災可畏此又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山陽民有裴廣妻周氏以節烈奉 旨旌表將祀于祠或謂廣爲縣役幫工援河南捕役妻例准旌表不准入祠訟于府久不決君貽書郡城士人曰夫烈婦之當入祠也 聖旨旌表民人裴廣之妻周氏只以民人二字斷之而已二字定則入祠之議定則其夫若子孫入祠與祭之議亦定或曰裴廣非民人也賤役也良賤可混乎應之曰裴廣之爲民人與否在請 旌建坊之時諸君子何不辨焉今已大書深刻矣而乃辨乎夫袒裴廣者必謂其非賤役之幫工誠無以服衆人而幫工之與賤役有殊乎無殊乎幫工之名不在卯簿者也卯簿有名謂之賤役無名謂之良民此內自六部

外自督撫司道所萬不能更換游移者也而可以無據者置人于賤役中乎抑吾聞之命婦守節不得請旌何者爲其所易知而節不足難也援此意以推論則以微賤之家得節烈之婦尤朝廷所重鄉里所榮而忍摧挫之乎諸君子誠能表揚節烈則必以民人二字爲定不特裴烈婦之主入祠並其夫若子孫皆得入祠與祭無疑矣此書出而士論遂定卽日奉木主入祠君之能斷大事維持風教其卓識然也君自爲諸生時守已謹篤未嘗一與外事然忠悃血誠出于天性每酒酣耳熱慷慨論天下事輒拊膺流涕數上春官不第乙未會試後王大臣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安徽試用君以科目資淺截留未卽行退居

田里輿論物望帖然歸之時東城澗河歲久寘淤每春陽田皆
龜坼涓流枯涸農民至不得飲汲土井療渴民甚苦之鄉之民
相與語曰吾儕一線生路惟有潘解元救我否則無生望矣君
感其言遂請于當事鳩夫興工力任浚河之役刻澗河上下游
一律疏通議積勞半載冒風雨不少衰君家素貧而操行廉正
凡浚河往來旅食不用公錢終事自負債百緡同事者笑君之
迂而鄉之民甚德君迄今灌溉之資貿遷之利君之澤也君詩
才天授下筆成章茹古涵今千彙萬狀五言蒼深沈鬱直逼少
陵而不襲其貌歌行豪宕律句遒亮與遺山道園抗行李何諸
子不及也論詩推原風雅痛斥門戶聲氣之習著養一齋詩話

歙縣徐編修寶善梓以傳世爲古文旨醇體潔力追南豐及門
孔刑部繼鏢吳孝廉大田復校刻四書文論者謂時文皆僞體
惟君之言一本于誠其言有物震川百川以後一人而已著養
一齋集十八卷念石子一卷生平最嫉佛老惡其害道著黜邪
家誠數千言臨終戒子不得延僧道生于乾隆乙巳年六月初
六日卒于道光己亥年七月二十七日年五十有五葬城南潘
岡子三人亮弼亮彝亮熙皆庠生

論曰君困躓不遇時然愛才若渴晚進後生每有寸長津津樂
道視世之蔽美嫉妒者何如也晏年十許時卽爲君所知贈長
歌以相勗厲愛之如骨肉不才如晏君猶好之況才之倍蓰于

晏者乎君自言一無所能然古之大臣不過曰無他技好彥聖焉耳豈屑屑以能名哉君以縣尹不得一試然君非百里才也令其柄用于時推賢薦士其好善曷有已耶君留心當世之務感時撫事一寄之于詩悱惻纏綿出風入雅藹然忠孝人也君之所以爲詩卽君之所以自見也悲夫斯人也乃以詩見也歟哉

汪小城傳

自科目行而學術微士子從事帖括舉其聰明果銳之氣營營於制舉之業其文藝書楷揣摩趨合皆若有一定之尺度雖輒媚恬俗弗以爲嫌而惟以古爲戒近乎古則必戾乎今矣間有

矜言古學者不過擗摭拾夸多鬥捷寡識者詫爲新奇而實則枵然無所得也甚且排擯實事高語清真以自文其孤陋此豈科目爲之乎抑人之役志於科目而不能壹意以志乎學也儀徵汪君小城穀其名也弱冠補諸生旋棄舉子業潛心經籍發憤下帷恒達旦不寐君體素羸以耆學得略血疾又所好率皆古學不爲榮名時好者競嗤笑之而君耆之愈篤其勇往精進雖賁育不過也嘗謂經史要領多在輿地明人輿記地志紛然滋譌卽近世常熟顧氏德清胡氏號爲絕學然亦頗有踳駁君鉤稽同異辨析源流手寫爲圖一一精細君素工書筆法遒麗求寫者無虛日壯歲以後肆力北朝碑刻騰擲踔厲直追古

人自謂書學大進而求者希矣爲文僂傑廉悍有北宋人風力然甚虛衷商榷每脫稿卽就相知點定應時輒改必盡善乃已顧以多病著書未就中道殂謝年止三十有五時人皆謂君以學死然天之賦命有數君而不學亦未必不死也且今之年少子弟率以色貨戕其軀視君之以學死者何如也君之歿也同志友十許人纂爲文辭共琢石以表君學死而可傳則君不死君有一女無主後以兄子寅壽爲嗣疾革時顧念弱女君至交劉君文淇卽乞爲子婦風誼之友信厚至此則君之學有以致之也嗚呼漢世儒林卓然大雅而班生贊之曰蓋祿利之途然也如君之學不應科目顯門研精果何所爲而爲之哉夫惟

學不爲祿利此學之所以傳也

欽旌孝子夏志浩孝婦夏韓氏夏陳氏家傳

鹽城夏生士鑿持其先人孝行事狀乞余闡揚爲之傳按狀孝子名志浩字養吾號嶧峯乾隆中邑諸生生之大父也性至孝事父誠齋色養無違先意承志父患痢嘗糞驗疾禱天求代以身病旋愈乾隆辛卯孝子應江南鄉試父患對口惡疽繼妻韓氏恐翁不及見孝子刲股和藥以進厥疾以瘳孝子之母氏年逾八十得風痺疾夫婦日夜侍湯藥衣不解帶者六閱月母臨終語曰幸我子婦皆孝願爾子婦亦如之孝子之子名儒林字竹友道光壬午歲貢生家貧藉館穀以養親繼妻陳氏體夫之

志敬事翁姑時時得其歡心翁年近七旬蹇於步履飲食需人
牀褥遺穢濁中幫厠媮陳氏必親滌之寒暑無間如是者殆十
年其夫年六十五痰飲病革氏刲股和劑以療之卒不能起咸
豐八年 欽旌孝子夏志浩十年 旌表孝婦夏韓氏夏陳
氏同治二年士鑿入岸補諸生陳氏子也

論曰夏氏世有孝行生述其先世水鶴公明中順大夫仕萊州
太守祀名宦鄉賢其季子名萱號庭芳舉賢良方正將任卽墨
會萊州公卒於官孝子輿榭南歸居家奉母終身不復仕牛瀾
漪刺史有夏孝子記宜其後裔之薰德善良世濟其美也夫孝
非一身一家之事人能孝弟而犯上作亂之釁無自而萌然則

振起澆風靖今日烽煙之戾必自孝弟始余臯主講鹽城書院
躬率諸生請以宋陸忠烈公從祀 聖廟得 旨俞允求忠
臣必於孝子之門讀書惇行移孝可以作忠夏生勉之矣

記唐孝子事

唐孝子名耀遠鹽城諸生生三歲失父母痛不逮事親方在襁
褓又不記親容訪諸親串求善畫者繪遺像屢繪終不似後踞
城隍神前願見親容是夜宿廟中夢二親來晤而肖其狀繪之
遂逼似有曾見其親者過之驚詫謂面如生月或數省親墓間
以他故出距墓所近必迂道展拜一日舟行經墓道值暴風雨
不能登岸跪于船首連稱兒子有罪遙望叩頭衣盡濕舟人呼

之不應久之雨止復拜墓前然後去又嘗舟行之淮有少婦行烈日中欲趁其船孝子許之及登舟問之媼也肅揖入艙內坐孝子坐船脣少婦自言有子七歲同行不知去處孝子聞之即攬船上尋其子四顧呼號約行二十里許見其子即抱持之入船令坐其母傍孝子仍坐船脣自受烈日歲值荒歉道有積尸孝子買棺葬之悉記其狀貌衣履揭諸道以待求者偶與人行曠野中見嬰兒尸腐出蟲失其左足疑爲狗齧孝子惻然憫之舂土以葬時天色暝黑又將雨同行者趣其葬畢速歸孝子謂葬而失足是死有餘憾也復訪其旁居人乃知痘殤者其母憎之故以斧墮其足而棄諸溝孝子踪跡之果得一足涉水持以

回共納諸墓封畢已二更許同行者候久亟趣之歸孝子不應
自坐土塹上曉居人曰人之壽命有數子以痘殤非子之罪也
爲人親者忍而斲其足是爲不慈不慈者不育自今以後父老
痛改惡俗生子必壽而克家孝子反覆諭之同行者厭甚而孝
子不以爲煩余耳孝子名已久未識其人庚寅初夏由阜邑署
乘舟之鹽濱時三更許聞鄰船誼讓聲甚厲審聽之有龔牙掠
賣二女子客偵知之取其女子歸輿而送諸其家余方歎客之
義問其姓名則唐孝子也驚而禮之孝子敝衣冠面黧黑鼻準
圓大口語樸摯肫然熱血人也次晨各解纜去余至鹽邑署以
語姚鶴洲明府鶴洲歎服鶴洲又言鹽邑東郭外有化人場火

化輒累旬臭聞十餘里人有觸之者立病孝子請著爲禁又捐
購義地若干頃俾葬者有所歸自是火化遂息孝子家素封以
行善貧多逋負然急難好義如故家中食指煩凡子女貧無依
者取而乳哺之衣食之既長女則嫁之男則入塾授書與己子
共處無異待少時兄與析居立分券兄卒後猶子貧孝子引與
同居焚其券孝子嘗語余痛鹽邑民生之絀欲仿江南種木棉
興勸織布之利嗚呼仁哉余在鹽匝月邑人士及婦孺走卒言
孝子善行者不可殫紀皆呼爲唐善人余記其聞見之確者略
舉數事藉以風厲澆俗且景仰焉嘉慶間舉孝子

朝廷旌

其門道光元年復舉孝廉方正

賜六品秩孝子今年約五

十許人

戴孝婦傳

丹徒虞監生戴君澤字雪農工爲詩有緯蕭草堂稿三餘草皆
佚不傳塵存停雲集行世妻李氏以孝婦 旌門舅國學生鏐
家素貧婦于歸後雪農治舉業以文名嘗遠館授徒以資贍給
婦以子職力任之孝事舅姑夫雖出外以婦賢無內顧憂姑有
疾婦侍湯藥滌枕衾衣不解帶者數月戚鄰賢之舅先卒姑疾
革執婦手曰吾無遺吾婦願得孫婦如吾婦賢族卒雪農寢苦
樞側感寒濕疾年僅四十以哀毀卒婦盡瘁營喪葬孤兒甫三
歲教撫成立其孤戴生啓寶介陶生鏤乞余爲傳陶生夙知其

賢述其行質實故不辭而爲之傳

論曰雪農以負米遠遊戴星奔赴皋魚之哭相見及泉其至性有過人者雪農亦孝矣哉有孝子宜有孝婦一門親睦薰德善良觀於孝婦之姑又冀得孫婦賢孝豈不以許語勃谿爲人情之所不堪害於而家凶於而國而犯上作亂之萌由此而熾孝之不講非細故也是以古之祭禮必曰孝子孝孫匪孝無以承家國與天下之事無自而安無禮無學而賊民興矣余表孝婦之賢以維末俗江淮烽火日望治平靡靡者且以余爲迂見也異哉

僧慧朗傳

嘉慶丙子山陽民人裴廣妻周氏以節 旌表建坊初廣爲縣
役宿於外妻周氏不得於姑有所逼迫不從遂以烈殉事白聞
於 朝奉 旨旌門其姑繼歿廣不知所終或云薙髮爲僧
莫能詳也道光庚子初夏余往東鄉車鎮憇草菴有戒行僧芒
鞋布褐見客至徑至爨下然草淪湯煮柳芽爲茗將以飲余余
時渴甚坐佛殿旁待飲問其徒曰汝師何許人其徒曰吾師卽
裴廣是也又搖手戒勿言村中問吾師俗氏者皆不答或謬以
他姓名對昨有素識者自城中來忽驚視曰裴某在此耶吾師
淚下如雨然終不答言其人亦不敢固問也余聞而嘆曰廣其
合於義乎周之姑廣之母也欲明其婦之賢則無以掩其母之

惡是以涕泣而不忍言婦無二志而殉節廣不再娶而逃禪廣之所爲情至而義盡矣道光癸卯余於城南準提菴再見廣廣見余卽避去次日訪之已擔簦入寶華山矣廣爲僧名慧朗尋卒

論曰周氏以彤管淑姿而配白衣小吏宜若非類以至湓亡及觀廣之所爲節婦義夫合之兩美天道無私洵爲嘉耦余性不喜浮屠氏每見俗僧輒爲作惡獨於廣肅然起敬自世教凌夷而夫婦之道苦厚風俗而篤人倫釋子有至性焉嗚呼微矣

義僕孫立傳

孫立一名長慶淮之山陽某村人幼侍關忠節公給洒掃役及

公貴爲提督從至廣州立農家兒不識字同舍頗輕其人公喜其誠樸無訛甚倚重之願好飲酒漁色嘗於元旦被酒狎遊粵東妓館踉蹌醉歸呵罵他僕公聞之置不問次日公召立謂曰吾受國家厚恩隻身在外茹苦含辛分應爾也汝輩從吾萬里外行樂縱遊吾不禁汝然何至謾罵同類以後可少飲也立叩頭服罪自是不飲酒公御下最寬惟吸食鴉片者不少貸立承公意見有煙土筭具必摔而毀之公益重立公守靖遠炮臺立負印從自卯至申決戰死傷相屬公血染衣甲願立取印使奔立慟哭願從死公揮刃逐之曰汝不以印信爲重汝負吾矣語畢飛礮中公隕絕於地立乃由山後顛躋下山勢斗絕多箐棘

立受重傷卒以印畀中軍送制府署而身至炮台求公尸時夷人嚴兵環守立邀通事吳某以情告夷人義而許之吳某者先事獲重擧公捕得之宥弗殺今得藉以報公者也立登臺負尸鉞交於胸膝行而出會礮發如雷霆立語通事曰既許我矣又轟擊我何也吳某曰此夷人重公節以礮送之今大臣林文忠公輓聯云聞異類亦欽偉節紀實事也方立求公尸見遊擊麥廷章半體立曰是吾主之友也并求得之負以歸立護公喪回淮既葬數月忽病謂其妻曰吾主來召我矣遂卒

論曰立扶櫬歸淮上年甫三十餘強有力善噉飯每見余言公事必涕泣余甚敬而禮之未幾竟死彼雖臧獲然豈庸庸者流

所能爲之驅使者哉宜其從公以去矣嗚呼自英夷入寇擁麾持節竄跡逋逃者不可更僕數如立者何其錚錚也余拜關忠節公祠欲肖立像侍於側并以陣亡孫都司汝鵬祔祀孫亦吾淮人也然其事不果行存其說以俟後之好義者

凌太孺人傳

道光壬午之歲八月初二日儀徵劉君文淇丁太孺人艱時文淇赴省試戴星馳歸擗踊視含殮終喪如禮既除服劉君貽書於余並述事狀乞余爲之傳余素重劉君之爲人孳經耆古博雅君子也故不敢以不文辭謹案母姓凌氏先世泰州人明御史諱儒之裔祖太學生諱鸞始遷揚州郡城父處士鰲母張孺

人處士性竺厚里閭稱長者張孺人壹教嚴母十歲許卽嫻鍼
黼婉婉有儀爲張孺人鍾愛年二十五歸於琢齋公微行淑德
族人皆稱曰賢歲時奉祭先世必誠必敬嘗以不逮事尊章爲
恨有姑嫁於陳嫠而無子歸養於家母事之甚敬嘗曰吾事小
姑如姑庶慰君姑之心於地下也琢堂公業歧黃術爲人診治
而不計酬家益貧母勤且儉凡飄飪煩擱之事皆身任之終歲
劬勞以是身有疾子文淇數歲就外傅歸母夜督課室或無籌
燈恒令背文暗誦默坐聽之以爲樂每逢考校率解衣付質庫
資之以行文淇補學官弟子有小姓某饒於財欲得以爲婿紉
帛許千金時琢堂公在泰州未歸親串多勸母許之冀以療貧

母笑曰娶婦而得富非所以教吾子也婉言謝之其不苟取多類此文淇讀書梅花書院每自院中歸省貧不能舉火或勸文淇訓蒙可少得修脯以佐饗殮母曰學未成而授徒恐誤人子弟卒不許昔文中子言婚娶論財爲夷虜之道然見利忘義雖在士大夫猶難言之至於塾師無學句讀差互里鄰之間比比皆是聞太孺人之言宜何如媿赧也及文淇入學食廩米舌耕鋤口母嘗戒以非束脩不得妄取非文字之友不得妄交然後嘆文淇之學行固其趨庭之訓顧琢堂公多居外客遊而其親切無間時時勗以義方者則晝荻折蓼之教也母近以張孺人下世女弟又相繼亡戚戚無歡容疾日以憊及病革時文淇尙

在金陵母顧其子婦言曰好語文淇凡事小心謹慎又撫其孫
首曰必令讀書言畢而逝年六十有六子一即文淇嘉慶己卯
科優貢生候選訓導女一適邑庠生陳傳洛孫一毓崧尚幼
論曰余與劉君文淇同以優貢見舉於蕭山師時裒然舉首者
爲郭君鴻事母以孝聞 朝廷建坊旌其里余嘗聞郭君道其
母之賢側耳傾聽爲肅然改容者久之今吾友劉君述母之事
狀君篤實有學其言信而有徵嗚呼亦賢矣哉教誨爾子式穀
似之其可傳也已